

《聊斋》之后的又一志异

李门 著

幽都志异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幽都志异

李门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都志异/李门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006-8655-2

I. 幽… II. 李…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0461 号

幽都志异

作 者: 李 门

责任编辑: 韩文静

美术编辑: 牛 晶 高凯波

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 行: 北京中青文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65516875 / 65516873

网 址: www.cyb.com.cn www.antguy.com

制 作: 中青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177 千字

印 张: 8.5

书 号: ISBN 978-7-5006-8655-2

定 价: 25.00 元

我社将与版权执法机关配合大力打击盗印、盗版活动, 敬请广大读者协助举报, 经查实将给予举报者重奖。

举报电话:

北京市版权局版权执法处

010-64081804

中国青年出版社

010-65516875

010-65516873

中青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我和李门是多年的朋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在《四川文学》任编辑时，我们就认识了。光阴荏苒，白云苍狗，忽忽三十多年过去了，世间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不变的是李门对文学的执著的追求。他于文学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写作已成为他的一种生存方式，无论何时、何地、何情都难于割舍。他的人生途程并非一帆风顺。他有才华，根性唯善，不善言辞与交际，人生路上，曾几次遭受打击、暗算乃至迫害，但他以其良好的心理素质，“走自己的路，目勿旁顾”地勇往前行。八十年代末，他辞了公职，到海南拼搏。这是他人生轨迹的一个重要转折。当时的环境更加严峻，阴谋者企图切断他的前行归路。这期间，李门过着两栖动物般的生活。时而商海浮沉，为发展奔忙；时而笔走龙蛇，倾心于创作。几经风雨沧桑，几经坎坷与奋搏，他和他的妻子终于在海南这片热土站稳脚跟。他的文学创作也始终保持着勃郁的生气。就我所知，到海南后，他出版过多部报告文学集、小说集，而且能不断超越自身，进入一种新的境界。现在问世的《幽都志异》是他在文学领域的又一开拓，也是一部值得向读者推荐的作品。

这是一部厚积薄发的作品。丰都是李门的故乡，是闻名于世的鬼城。蒲松龄曾以此为题材写过《丰都御史》等篇目。李门对于丰都的历史文化、地域风情、民间传说烂熟于心。他早就有以鬼城为背景、以传说为素材写一部《聊斋志异》式作品的夙愿。历经二十余年之功，《幽都志异》方得以问世。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可见一斑。检视这部力作，以下三点尤值得充分肯定。

首先，作品具有较强的思想蕴涵和批判力度。作者不以寻幽猎奇为主旨，阴界的铺陈折射的是阳界的形形色色，离奇曲折的故事凸现出思考者的本色。“言鬼而超脱于鬼，叙事而不拘于事”，这是作品的一个基本特征。《幽都志异》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故事的文学演绎，一类是以广阔的现当代社会生活为题材的全新创造。但不管是哪类，都能看到作者独具的眼光和识见。《鬼女苏晓云》中的美女苏晓云本不是鬼，但恶势力却将她践踏成鬼，到阴司后方得以报仇雪恨；《鬼王夫妇之死》、《陈阴差节传》分别写了两个小人物离奇的悲惨命运；《小妇人恩仇记》、《吕仁仪浪迹阴司城》、《翟秀才浪里还珠》、《白氏兄弟》、《王么乖》等写几桩阴阳交织的爱恨情分故事。《功名巷》写进士伍元序的一段人鬼情。金榜提名并没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是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如果仅此而已，也谈不上什么新意。作者的高明之处是藉此写了功名巷的变迁。原来举人进士辈出的这条小街，在伍元序的悲剧发生后，面目全非，彻底世俗化了。赌博者有之，嫖娼者有之，巫医百工之人有之。揣其作者用心，是深刻揭示了在科举制度所蕴涵的“恶”和世俗的“恶”并无二致，人生也不必在一棵

树上吊死，各有各的活法。这也就脱出了传统的窠臼，写出了新意。

其次，作品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作者不是“零度写作”。他爱憎分明，炽热的情感流溢于字里行间，给人以心灵的感染，读者既可以感受到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内化为人物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所焕发出来的光彩，也可以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人类中的丑类令人发指的罪行。作者在《女巡》中成功地塑造了女巡华裔少女马塔迪纳塔等人物的生动形象，他们是人类圣洁、公理、正义的化身，在他们身上也寄寓了作者的人生态度和对人的揭露和鞭打，展现了作者嫉恶如仇的精神世界和情操。应该说，这也是一种人类情绪。我想，一个对生活冷漠的人，一个缺乏对生命珍爱的人，一个对人类命运毫不关注的人，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作品的。在物欲横流、很多人把金钱奉为圭臬的时候，李门却潜心于创作这种表达人类良知的作品，单凭这一点就值得人们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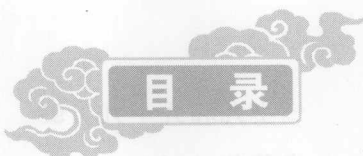
第三，作者表达自己的理念和情感并非枯燥的说教，而是具有很高的文学品味。两者的融合达到了如“水中盐，密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的境界。他充分调动自己多年的写作经验，使作品具有丰富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不少篇幅直写得波澜起伏，颇能引人入胜。在阴阳两界的书写中，作者运用了两套不同的笔墨。阴界的恐怖森严，阳界的五色大千、风雨沧桑，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特别关注人物的命运，往往动态地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轨迹。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都各具个性，决不雷同，形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阴阳两界人物画廊。

人生在世，愿望良多，但奋斗者众，成功者少。李门属于这少数成功者之一。他在人生与文学的路上一路走来，从不气馁，从不停留，为人憨直，不苟言谈，不善炒作，只是默默的、执著地前行，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幽都志异》的出版，我谨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也祝愿我这一位老友，今后还有更好的作品问世。

何开四

人生在世，愿望良多，但奋斗者众，成功者少。李门属于这少数成功者之一。他在人生与文学的路上一路走来，从不气馁，从不停留，为人憨直，不苟言谈，不善炒作，只是默默的、执著地前行，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幽都志异》的出版，我谨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也祝愿我这一位老友，今后还有更好的作品问世。

幽都志异



目 录

序 / 3

鬼女苏晓云 / 11

小妇人恩仇记 / 21

鬼王夫妇之死 / 27

夏胆大 / 34

同归 / 39

法弘负重三受刑 / 45

翟秀才浪里还珠 / 51

圆庆触龙 / 61

陈阴差节传 / 63

老蛇复仇录 / 69

苏东城泼墨成雨 / 76

解铃系铃 / 78

白氏兄弟 / 80

樵夫的奇遇 / 86

梦婆 / 89

肥人店 / 95

一十九和九十九 / 99

卢美蓉 / 101

小偷的报复 / 109

白刺史重阳赈鬼 / 112

天子娘娘传奇 / 116

梦聚 / 126

马面泄密案 / 133

选皇城 / 137

胡公请兵 / 140

灵卫 / 143

无常醉酒 / 148

功名巷 / 152

县官与孽镜 / 160

王么乖 / 165

奈河桥上 / 175

逗滩 / 178

怪房 / 186

杨泼风诱龙播雨 / 188

包公阴司赴任 / 193

何快刀愧投长江 / 198

蟒蛇与村姑 / 204

古月儿 / 207

阴间一条街 / 212

孟元太兴衰小史 / 217

忏悔者 / 222

女巡 / 232

吕仁仪浪迹阴司城 / 245

别姬 / 255

后记 / 267

鬼女苏晓云

旧时丰都，城墙环围，庙宇、店铺交错林立。水巷子有家“兴隆”泡粬店，店主宁路生，小名宁么毛，父亲早年去世，与六旬母亲胡氏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其时，兵荒马乱，生意清冷。路生每日早出晚归，端着泡粬沿街叫卖，也只够勉强糊口。因此，路生虽五官端正、体格健实，却年已二十又五，仍未娶妻成家。

一天，他路过叫化街，见大石岩下有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少女，正匍匐在死去的老者身上号啕，哭声悲怆，催人泪下。路生不忍，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那少女听见脚步声，抑制住啼哭，微微抬起头来，见他手上端着一竹箕冒着热气的泡粬，露出饥馋神色。路生明白她定是饥饿极了，急忙抓了几个递过去。那女子接在手上，狼吞虎咽起来。吃罢，路生问道：“请问小妹姓甚名谁？哪方人氏？这地上死去的老爷子是你的什么人？”女子欠身回答：“奴家姓苏名晓云，今年一十四岁。两岁时，他在河南郑州近郊将我拾到，认为养女，带着我沿途乞讨来到这里。不想而今他老人家扔下我，自己去了……”说罢，又呜呜咽咽起来。

路生站也不是，走也不是，不知如何是好。本想将她当做

妹妹收养，怎奈家境贫寒，小小泡粑店难以维持三人生计。于是，将手伸进荷包，把所有零钱都掏出来送给她。谁知晓云并不伸手来接，俯身施礼道：“大哥，虽说奴家出身微寒，但针黹灶转却也能够对付。再说，养父逃荒之前当过私塾先生，沿途都教我读书写字，一般的账目，也约略懂得一些。你若有心救我，不如把我收下，一同经营店铺，永生不忘大恩。”

路生点头，收下了苏晓云，买了一口薄棺，雇人将晓云养父抬到鹿鸣寺附近的荒山坡上掩埋了。

他带着晓云回到店里，向母亲禀明缘由。胡氏高兴地认了女儿，马上为晓云打来一盆热水，又拿出镜子、木梳以及自己平素穿戴的衣物，让她在自己的房里梳妆、换洗。当晓云梳洗完毕、穿好衣服出来时，路生和胡氏一下惊呆了：她突然变成一位美丽、端庄的少女！那如霜似雪的肌肤，那鹅蛋形的脸庞，那大大的、有着一圈儿黑晕的眼睛，那苗条、婀娜的身姿，多像传说中的仙姬！特别是那雪白的肌肤，全城甚至邻州府县也是找不出第二个的。见此情景，路生暗自庆幸收下一个好妹子。胡氏笑眯了眼，一把拉过晓云，搂在怀里，“儿呀，儿呀”地叫个不停。此后，一家齐心合力，生意渐渐有了转机。除能维持一家生计之外，还多少有了一点盈余。

一年后，胡氏患上重病，请了太医诊治，兄妹二人精心护理，半年过去仍不见好转。一天，胡氏将路生与晓云唤到床前，含泪说：“你们二人虽说认了兄妹，但并不同姓同宗。如能结成夫妻，我也会含笑九泉……”说罢，一气断绝，合上了双眼。二人悲伤不已。晓云放声痛哭，悲恸得死去活来。左邻右舍赶来相劝，方才和缓了些。路生备办了棺木、衣物，把胡氏

安葬在晓云养父坟侧。两坟中间有碗口大一棵槐树，青枝绿叶，恰巧遮住两座坟头。

光阴似箭，三年孝服已满。路生请了邻居一位老妪做媒，择下良辰吉日，与晓云拜堂成亲。当夜，笙箫鼓乐，洞房花烛，很是热闹了一番。此后，日子过得倒也美满，街坊邻里没有不称赞晓云的美貌和贤惠的。只是有一件不如意的事：婚后两年，总是不见她怀孕生育，吃了许多药物，也毫无效果。

一天，路生端着泡粬吆喝着走在街上，忽听背后有人叫道：“宁么毛！”转身一看，是一位老态龙钟、身披袈裟的矮胖和尚朝自己走来了。来到身边，将路生仔细打量。路生很感奇怪，打算返身前行，可那和尚却连称佛号，冲着他说：“你被妖孽久久缠身，近日必有大祸临头。”路生狐疑道：“我一向过得很好，哪来妖魔缠身呢？”和尚冷笑说：“有一鬼女，美丽非凡，唯独不能生育。长期跟你同睡同起，夜夜外出吞食孩童，无人得知其中奥妙。”说罢昂首而去。路生愣了半晌，想起晓云久不生育、肌肤如雪以及来路不明等种种情形，猛然一怔，不觉疑惑起来，于是紧跑两步追上那和尚道：“师傅，凡人无知，望你给我说个明白。”和尚两眼一闭，沉吟良久，才对他附耳低言：“多说无益，只需如此、如此……”傍晚回屋，路生对晓云说：“晓云，我俩夫妻一场，可是从来没去戏园子观过戏。今夜有一出好戏上演，我二人何不一起去看看！”晓云回答：“夜里出门，为妻有些不方便吧？”路生又说：“不怕不怕，跟我一道，有什么不方便的！”晓云无话可答，只得跟了路生一同前往。果然戏情曲折，缠绵动人，二人看得如痴如呆。不料，看完戏刚出大门，突然涌过一股人流，冲乱了人众，顿时喊声、骂声、

哭声嚷成一片。混乱之中，路生发觉晓云霎时不见了。他急忙高声呼唤，四外寻觅。找了好久，仍不见踪影，只得独自怅惘而回。按照和尚叮嘱紧闭了房门，只留下一扇窗叶不闭。然后用棉被蒙头盖脸将自己罩住，装着酣睡的样子。

半夜，四周一片沉寂，路生一动不动，全神谛听着屋外的动静。猛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接着响起“砰砰”的敲门声和嘶哑的呼唤：“宁郎，开门！开门！”路生胆寒，瑟瑟发抖，把头蒙得更紧了。他似乎又听到凄楚的嚤嚤啜泣之声……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又听见推动窗叶、爬上窗台、双脚触地以及点灯等声响，知道她已经进房了。他记起和尚的嘱咐，将棉被掀开一丝缝隙往外看去。哎呀，这一看不得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妖怪，脸似墨一般漆黑，两眼闪闪泛着白光，那嘴角嘴唇上还残留着吃人的殷红血迹，正匆匆梳头、洗脸……路生两眼一花，霎时人事不知。许久，他恍惚觉得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向他低声呼唤：“宁郎，醒醒吧！醒醒吧！……”睁眼一看，原来是晓云！一张美丽的、忧郁的脸庞，簌簌地淌着眼泪哩！他蓦地记起刚偷看到的一幕，不觉“啊呀”一声，扯过棉被把头一蒙，瑟瑟战栗起来。在被子里，他听到委屈而伤心的呜咽声中，夹着嘶裂心肺的述说：“宁郎，我，我对不起你……”

路生摸着荷包中和尚送给他的那道“压妖符”，紧咬着牙关，一夜没敢合眼。第二天曙色微明，他轻轻爬下床来，一看晓云蜷缩床角，合眼憨睡，便蹑手蹑脚地往外走去，不住回头瞅着床上，害怕晓云醒来摇身一变，又变成昨晚的妖怪。他平安地溜出了大门，沿着那条僻静的巷道小跑起来，照着和尚的吩咐，先到城门附近一个石岩下躲避。

这时，天已大亮，街上行人杂沓。他一动不动在蹲在那里，时刻担心被人发现。猛然间，他见到一双穿花鞋的女脚在岸洞外久久徘徊。路生惊骇不已，心都快要从胸口跳出来一般，因为那双脚正是“鬼女”苏晓云的。他赶紧将自己的背紧贴着岩壁，一只手把荷包里的灵符紧紧捏着。还好，那双女脚徘徊了一阵，终于离开了。

好不容易捱到傍晚。本来，他打算趁城门未关之前溜出去，遵照和尚嘱咐远逃他乡。但他想起了死去的、可怜的老母，在离开家乡之前，应该去向她的坟墓告别。因此，他立刻改变主意，准备等天黑后去坟头一趟，明晨一早混出城门逃走。

月明星稀，路生来到母亲坟前，俯身一揖，“母亲，孩儿就要离开您了。不为别的，只因娶了‘鬼女’为妻，灾难即将降临。多亏和尚指点，才有脱险逃生的机会。如能逃脱灾祸，日后孩儿再回来给您扫墓。”说罢，泪如雨下。他正要往下跪去，猛见那拜台之上搁着一竹箕泡粬，几根香烛大都燃尽，唯有一支尚剩一点儿余火，仍在幽暗地闪烁。一堆焚烧的纸灰被风抬起，一片片四处飞旋。他追着纸灰往上看去，不觉大吃一惊：两座坟墓中间的那株槐树上，有一个人高高悬吊在那里！路生怜惜道：“可怜！可叹！不知何方人氏，心肠这般慈善，死前还来我母亲坟上烧香祭拜？”一股恻隐之情涌上心头，禁不住朝那死者默默地走了过去，抬头一看，原来竟是晓云！月色之下，她一脸闪光的泪痕，胸前挂着白纸一张，随着晚风飒飒作响。路生万分惊诧，取下那张白纸就着月光细看。纸被泪水染湿一片，字迹斑驳：

“过路的大伯大妈和兄弟姐妹：

如果你们今后见着我的丈夫宁路生，麻烦转告：我苏晓云不是鬼，是一个受害的女人。昨夜从戏园里出来，我被一群恶人趁混乱抢走，送到中街一座深宅大院里。一个穿长袍马褂的中年胖子，嬉皮笑脸地朝我走过来，要我答应抛夫弃家，充当小妾。我大声斥责，严词抗拒了。他说：‘从今夜起，你已经成鬼了，你男人不再要你了。’说完，他的五个妻妾一起扑来，把我按倒在床上，将我周身衣裳剥光，任那胖子凌辱……过后，把我的头发弄乱，满脸抹上黑色，嘴唇涂满朱红，方才放我出门。我逃回家中，已是深夜，只好翻窗跳进房里。梳洗后，本想将真情向丈夫吐露，但一时羞愧难当，无法启齿……第二天醒来，丈夫早已逃走。我强忍着羞辱，去满街寻找，不见他的踪影。回到家中，那胖子又派人上门来要挟，要我今晚非去不可。我实在无路可走，只好来养父和婆婆坟头自尽，以了结一生……”

路生恍然省悟，顿时捶胸跺脚，后悔不迭。叹息了一会儿，又伤心地痛哭了一回。想到自己真傻，堂堂七尺男子，竟上了歹人的圈套，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这样活活地治死了。如今两情断绝，此生此世再也不能与她见面了，倒不如跟了她去，相会在九泉之下……想到这里，他便向那棵槐树走去，将余下的一截绳索套住自己的脖颈，用力一蹬，让自己跟晓云并排悬在空中……

黄泉路上，路生匆匆地朝前走着。他身轻如烟，步履飘忽，知道自己已到阴司，也知道正在追踪妻子苏晓云。眼前，一条昏暗的小径曲曲弯弯地向前延伸，他沿着这条小径不知走了多久，发现远远地有一位苗条倩丽的少妇正坐在路旁，